

贾宝玉自称“老杨树”锥指

——兼论《红楼梦》中的“坟”意象

刘洪强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红楼梦》中,贾宝玉自比“老杨树”是有深义的。“杨树”这一意象代表了贾宝玉的平民思想,体现了贾宝玉的逍遥感和虚无感。同时,“杨树”也是红楼女儿花的保护树。“坟”这一意象在《红楼梦》中也有着特殊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老杨树;坟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103-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6

On Jia Baoyu's Comparison of Himself to Ignorant "Old Poplar" and the Image of Grav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U Hong-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a Baoyu's comparison of himself to "old poplar" is suggestive. The image of "poplar" represents Jia Baoyu's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people and his sense of freedom and emptiness. Meantime, "poplar" is the protective tree of girls in the message. The image of "grave" has a speci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in the novel.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a Baoyu; old poplar; grave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同时也是一个植物园。芙蓉仙子黛玉、牡丹花宝钗、杏花探春、海棠湘云、老梅李纨,这些草木之花与红楼女儿分不清彼此,花草凸显了她们的娇羞尊贵。《红楼梦》汲取了《水浒传》中以物喻人的精髓而抛弃了后者过于浅显粗陋的比附,代之以典雅的花木拟人法,使这种以物喻人的手法格外细腻与含蓄,从而具有一种物与人合炉共冶、相互衬托的张力,成为小说史上以物喻人的最佳典范。但是,作为

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对应何种植物,小说中似乎并无明言,然而当我们细读文本时就会发现,贾宝玉也是对应着一种植物的。如小说第51回:

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

作者简介:刘洪强(1974—),男,山东新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笨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1]

这段文字对分析贾宝玉的性格极为重要,然而常常被研究者认为是“假语村言”而忽略过去,并未见有分析者,实则意义重大。要说明“老杨树”对于宝玉的意义,就必须先明了古人赋予树的寓意才行。

古人对树有一种特殊的情愫。中国是儒释道思想共存的国度,而这三家的创始人都与树有很深的渊源。史记载:孔子曾经在大树下习礼,孔子墓前长有楷树;周公墓前长有模树,这两种树都是与孔子、周公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符号^[2]。释家与树的关系也很密切,传说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觉悟,六祖慧能说“菩提亦非树”。有意思的是,传说道家的始祖老子是在李树下出生。《韩凭妻》中韩凭夫妇死后化成了古今艳传的“相思树”。楚辞中的美人香草更是在中国文学园地里清香弥漫,美人香草到了大观园中就化作了朵朵娇艳的女儿花吧,虽然是香草,但也与“树”相去不远吧。

因此,贾宝玉自比为“野坟圈子里的老杨树”,也应该放在历史文化与当时的语境中去解析。综合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及“老杨树”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含义,我们就可以把握如“宝”似“玉”的贾宝玉为何愿做一只“老杨树”。贾宝玉为什么不说自己是一棵松树呢?在笔者看来,宝玉不敢做松树,而愿做“老杨树”,有以下含义(为叙述方便,下文用“松树”来指代“松柏”)。

第一,贾宝玉的“不敢比松树”含义有二:一是不愿做社会期望的“栋梁之材之松树”;二是不敢做与红楼女儿花比肩的松树。

不敢比松树,不是真的不敢,是不屑。贾宝玉不做松树,表明他厌恶仕途,不走当时家长给定制的道路。李希凡先生论证道:“他对贵族之家为他安排的读书上进,仕途经济之类,满怀憎恶的情绪。”^[3]古今赞扬松树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松是被寄以重任的偶像,所以松与君子总是相互借代,混成一体,是大厦的栋梁,也是国家的栋梁”^[4]。但是,贾宝玉偏偏不愿做可成为“擎天白玉柱,驾海紫金梁”的松树,而宁愿做一棵不起眼的老杨树。如《红楼梦》第32回写道: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讲谈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湘云想让贾宝玉“讲仕途经济”,“将来应酬事务”,即做一棵有用的“松树”,然而宝玉却请她到“别的屋里坐坐”。我们知道贾宝玉向来非常尊重女性,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唐突她们的,但是一谈到“仕途经济”,他就不会顾及女性的面子。这也是他不想做伟岸的“松树”,而只想做平凡的“杨树”的一个证明。张锦池先生说:“拒绝‘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质的规定性,也是贾宝玉区别于张生和柳梦梅的地方。”^[5]

宝玉、妙玉、黛玉是“红楼三玉”。潇湘馆里“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竹子象征着黛玉,栊翠庵里“花吐胭脂,香欺兰蕙”的红梅象征着妙玉,贾宝玉就是“松竹梅”中的“松”。“红楼三玉”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宝玉不敢为“松”与他实际上是“松”并不矛盾。

贾宝玉不敢做“松”,体现了他不敢比肩“竹梅”的虔诚与谦卑,也体现了他对女儿们的尊重与爱慕。宝玉对黛玉的尊重不用赘

述。他谦下地对待妙玉也有迹可循,第63回中岫烟对宝玉说:“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上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嗟哟了一声”,当下写了“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亲自拿了到栊翠庵。本来是“红楼三玉”,本来是“岁寒三友”,本来也是“槛外人”,但是宝玉还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女孩子。

当下谈论“红楼三玉”的文章甚多,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者发现这“三玉”其实寄寓着“岁寒三友”的含义,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自比“老杨树”,反映了贾宝玉的平民思想。杨树是世上最平常最普通的树种之一,但却是华北平原地区四大用材树种——杨、柳、榆、槐中居于首位的树种,又可见其重要性。宝玉是贾家的接班人,锦衣玉食,众星捧月,但是,这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他渴望与丫环、小厮等平等相处,渴望做一个平常的人。他甚至喊自己的仆人李贵“小哥哥”。他有一块通灵宝玉,而他人都没有,对此,他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严云受先生认为“贾宝玉渴望冲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限,憧憬着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6]。吴组缃先生说:“贾宝玉性格上的一大特点是他身为封建社会中的公子哥而能平等待人,同情封建社会中的所谓地位卑贱的人。”^[7]这也就是说,贾宝玉不愿做让人艳羡的公子,只想做平凡安静的孩子,不愿做光彩夺目的宝玉,只想做平实古朴的石头,不愿做令人瞩目的松树,只想做默默无闻的杨树。

第三,“老杨树”是红楼女儿花的保护树与招魂树。贾宝玉不想成为统治者需要的“树”,“无用”,但绝对不是消极,他要做一棵能为女孩子遮风挡雨的树。《红楼梦》第77

回中有贾宝玉、袭人关于“树”的议论:

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

在袭人看来,草木与人没有关系。然而宝玉接下来说得却极为有理:

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这表明贾宝玉想成为一棵“老杨树”是以孔子之桧、诸葛之柏、武穆之松为榜样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宝玉所自比之“老杨树”,自然也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他其实是作为女儿花们的保护神出现的。他常常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女孩子们都是美丽的花草,他不想仅仅做一位神瑛侍者那样的园丁——“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致橡树》),于是他要成为一株“杨树”,卑微但真诚地与女孩子们站在一起。他自比“老杨树”,其实也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的另一种表达。

或问:你说宝玉不愿做松树,为何在这里又称赞岳飞坟前之松?这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常常说宝玉不愿做官为宦,但并没有否定宝玉愿意成为诸葛亮、岳飞一样的人。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是任何社会都应该提倡的,这与封建社会的道德价值无关。宝玉不愿做封建家长眼中的“松”,却向往自由发展之“松”,此“松”非彼“松”,名虽一样质却不

同,二者并不矛盾。

第四,自比“野坟圈子里”的“老杨树”,表明了宝玉浓厚的虚无感。坟,代表了死亡,而人是最珍重生命的,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贾宝玉似乎并不看重“生”,他更着眼于“死”,可以说,他经常谈到“死”。如第十九回: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关于贾宝玉的死亡意识,当下研究颇多^①。贾宝玉在死亡取向上颇类庄子的“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痂溃痈”。从《古诗十九首》中“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8],到白居易的“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9]，“白杨”大都代表了“死亡”(这里我们从不植物学意义上区别白杨与杨树)。

第五,贾宝玉自比“老杨树”还有一种庄子似的逍遥感。庄子鄙弃富贵荣华,追求无待逍遥的精神自由。不论是庄子与曹雪芹,还是《庄子》与《红楼梦》,抑或是庄子与贾宝玉,他们之间都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相同点。这一点研究者已经达成共识。

《庄子》中讲到了许多大树。如《逍遥游》中的“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10];《人间世》中“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的栎社树,及“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的大木;《山木》中“枝叶盛茂”而“无所可用”的大树。

《庄子》中的诸多大树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世人眼里“它是无用的”,而“杨树”在世人眼中也是“无用”的。从第21回引用《南华经》中“山木自寇,源泉自盗”来看,贾宝玉不想成为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枝叶盛茂”的大树。

这里的树已经不是生态意义上的树,而是超验层次上的树。海德格尔也有一棵“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树坚实地扎根于大地上。因此它茂盛地进入繁花似锦中,并向着天空的赐福开放自己”,“它对终有一死者是慈爱的”^②。这“恩惠之树”与“老杨树”也有相似之处。

最后,“老杨树”并非一种无用的树,它有自己的美感与价值。它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潜力,还有很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它是一种有特殊美感的树,平凡但不平庸。历史上不少名人欣赏杨树的平凡之美。如南朝宋萧惠开就曾经把花草除掉,种上白杨树,借以寄托功业未建的悲哀与愤慨。《宋书》卷八七《萧惠开本传》云:“寺内所住斋前,有向种花草甚美,惠开悉□除,列种白杨树。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11]周作人在《草本虫鱼·两株树》中也

① 当下探讨贾宝玉死亡意识的文章很多,如饶道庆先生《化灰化烟随风散——论贾宝玉的死亡意识》(《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期);张乃良先生《贾宝玉的死亡态度及死亡体验》(《南都学坛》2003年第4期);马跃、李秀萍两先生《诗意地栖居——贾宝玉的死亡遐想与诗性生存追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云《成长与死亡相伴——以贾宝玉的情感历程为视角》(《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辑);文一茗《叙述时间中的死亡意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个体独特性及其死亡观》(《三峡论坛》2010年第4期)等等。

② 转引自那薇《海德格尔的恩惠之树和庄子的吾有大树》,载《中州学刊》2006年1期。

说:“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12]

同样,《红楼梦》中“坟”的意象也不能轻看。小说中,“坟”的意象较为密集,如“连天衰草遮坟墓”“荒冢一堆草没了”“花冢”“香冢”“土馒头”。此外,宝玉记挂着秦钟的坟,大谈“关王爷的坟”等等。宝玉为何如此喜欢谈坟呢?这是因为宝玉有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他是封建社会中可贵的有远见的人物,已经预见到封建社会的腐败。鲁迅先生曾说:“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13]

虽然贾宝玉说自己是“老杨树”时,有些事情并未发生,但是这些事情的苗头却已经显现出来。“坟”并不仅仅表明宝玉是悲观的。清李渔《闲情偶记》有一故事:“康对山构一园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见无非丘陇。客讯之曰:‘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对山曰:‘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达哉斯言!”^[14]夏目漱石在《虞美人草》的结尾中写道:“忘却死亡的人会变得奢侈……过于奢侈会变得大胆。大胆会蹂躏道义,自由自在地横行于世。”他还说道:“当道义观念衰退至极度,无法继续撑持追求生的万人社会时,悲剧会突然发生。这时,万人的视线才会各自移向自己的出发点。方始明白原来死住在生的隔壁。方始明白当众人都沉醉于疯狂的舞蹈时,有人会不小心跨出生的境界,踏进死的圈子。方始明白众人皆厌恶的死,其实是个不能忘却的永劫陷阱。”^[15]而鲁迅先生则干脆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坟》。

总之,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意象相当丰富同时也相当含混。他到底是“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还是世间无双的美玉?他究竟是松树,还是杨树?这是留给读者的矛盾,这

种矛盾也成就了小说所呈现出的一种永恒的张力:“《红楼梦》中的矛盾乃是无边无涯的,贾宝玉的性格形象就仿佛是飞蛾投火,清醒而又朦胧,热情而又近于幼稚。”^[16]

余英时先生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提出,《红楼梦》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17]其实不单是《红楼梦》有两个世界,贾宝玉也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乐意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个是家长与社会逼迫他进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得做各种违心的事。这一点,从“松树”与“杨树”的比喻中就可以看出来。

通过贾宝玉自比“老杨树”,也可以看出《红楼梦》中“兰桂齐芳”的荒谬。小说续书的结尾有甄士隐所说“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兰是贾兰,桂是贾宝玉之子贾桂,也是宝玉的影子与影射。续书者的用意非常明显,用兰花桂花来比喻贾家东山再起。宝玉既然把自己比作“老杨树”,那么他的孩子也只能是“小杨树”,而不可能是“桂花”。

贾宝玉徘徊于玉与石之间,生活于梦想与现实之间,游走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挣扎于“淫魔色鬼”与“情痴情种”之间,逗留于“松树”与“杨树”之间,他以“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勇气给各种花草以绿荫,以《庄子》中“不材之木”的姿态与统治者决裂,以朴实的杨树自比情愿做一介平民,向死而生地过着诗意的生活,这就是复杂的贾宝玉。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99.
- [2] 程霞.楷、模二树形象略考[J].孔子研究,2013(5):117-123.

- [3] 李希凡. 如何理解贾宝玉的“多情”[M]//李希凡文集:第 5 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551.
- [4] 黄永武. 中国诗学思想篇[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22.
- [5] 张锦池. “今古未有之一人”——说贾宝玉的叛逆思想[M]//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40.
- [6] 严云受. 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J]. 红楼梦学刊,1986(2):41-69.
- [7] 吴组缃.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M]//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8.
- [8] 萧统. 文选[M]. 影印胡克家刻本. 北京:中华书局,1977:411.
- [9] 白居易. 白居易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241.
- [10]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3.
- [11]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03.
- [12] 周作人. 两株树[M]//看云集.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0.
- [1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 9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9.
- [14] 李渔. 闲情偶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39.
- [15] 夏目漱石. 虞美人草[M]. 茂吕美耶,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337-338.
- [16] 林庚. 插图本中国文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82.
- [17]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6.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 97 页)丧失的担忧,同时提出解决方案,即正视黑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继承和发扬黑人文化的“异质美”和“陌生化的美”。

总之,通过从语言、修辞和叙事策略三个层面对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表现出的创作颠覆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最蓝的眼睛》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将黑人传统艺术和现代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独特魅力,同时反映出,在小说的主题方面,莫里森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出发,对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洞察细致的描写,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

四、结语

莫里森颠覆黑人文学的创作传统,创造性地将黑人特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入在小说的创作中,这种颠覆和创新一方面展示了莫里森对继承和弘扬黑人文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为她的小说增添了“异质美”和“陌生化的美”。通过创造性颠覆书写,莫里森不仅引发读者沉重的思考,同时也展现了她在小说创作方面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王荣. 黑民族的生存之路——简评《最蓝的眼睛》的主题思想[J].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9):120.
- [2] Gillan Jennier. Focusing on the wrong front: Historical displacement, the Maginot line, and “The Bluest Eyes”[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2,36(2).
- [3] Morrison Toni. The nobel lecture in literature[M]. New York:Knopf,1994:23.
- [4] Morrison Toni.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Plume Penguin,1994:96.
- [5] 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陈苏东,胡允桓,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 [6]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M]. London: Routldge,1991:2314.

(责任编辑:李亚平)